

中共杀害法轮功学员案例被联合国记录在案



特派专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先生 (Mr. Philip Alston) 在日内瓦联合国会议期间聆听证人的发言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政权非法任意处死受关押者一直是遭世界谴责的人权犯罪，近年来大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更是引起关注。在联合国特派专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先生 (Mr. Philip Alston) 二零零九年提交联合国的年度报告中，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问题备受关注。在报告中，菲利普·奥尔斯顿先生列举了他向中国政府征询的二十个案例，其中十六个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

在他代表联合国致中国政府的公函中，奥尔斯顿先生指出：“我们想请你们的政府关注这十六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拘禁期中，因伤害而致死的案例。尽管死亡的情况各异，但所有这些受害者都是法轮功学员，而且他们都是在执法人员的监管下死亡，或者在拘禁释放后极短的时间内死亡。我们认为这些人被逮捕及死亡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

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奥尔斯顿先生根据法轮功人权投诉的案例，将这十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情况作了详细的纪录，并成为联合国官方永久的、公开的正式纪录。同时，法轮功人权也提供了参与杀害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单位和凶手的名单，如：奥凡山镇派出所的警察，王原市第一看守所，海浦东新区的杨金警察局，北京通州区的看守所等，也都在联合国报告中留下了详细的记录。◇



高碑店真言

第 45 期

2010 年 2 月 24 日

联合国：政府没有权力决定个人的信仰



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斯玛·贾汉吉尔 (Asma Jahangir)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斯玛·贾汉吉尔在她离任前的最后一份关于中国部份的报告中重申了：“一种宗教的内容应由信教徒自己来界定。”

这份报告题为“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民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的权利”，是特派专员阿斯玛·贾汉吉尔女士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十次会议的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报告。

特派专员在报告中表示：“（联合国）坚决反对由国家来决定什么是可以信仰的宗教，什么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一种宗教的内容应由信教徒自己来界定。”“除了可针对有害的活动诉诸的法律渠道之外，国家或任何其他团体或社区不应充当人们良心的监管人，鼓动、强加或检查任何宗教信仰或信念。”

报告中列举了浙江杭州金美华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的迫害。在此前，阿斯玛·贾汉吉尔女士在先前的报告中曾列举了河北省涿州市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遭强奸，以及甘肃法轮功学员曹东在北京被捕的情况。

对于中国政府答复中对法轮功的诬蔑之词，她引用了先前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中，关于“少数人的宗教和新兴宗教活动”的内容。

在此之前，特派专员贾汉吉尔曾经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七次会议的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报告中，提及河北省涿州市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遭强奸，以及甘肃法轮功学员曹东在北京被捕的情况。报告中说，根据收到的信息，在 2005 年 11 月 24 日晚，一位 51 岁的妇女被大约 7 名警察绑架和抄家，而且所有法轮功资料被没收。她被带到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在那里，她被审问、用橡胶棒打和电棍电。在 2005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2 点钟左右，一名警察把她带到一个房间里，掀开她的衣服摸她的胸部，随后又电击她的胸部。另外一名警察进来强奸了她，并在强奸过程中不断打她的脸。然后他将另外一名 42 岁的妇女带到这个房间里也强奸了她。这两次强奸发生时，都有另外一名警察在场，但是他没有干预或阻止。

特派专员专门指出：“1981 年的宣言不仅仅是保障宗教，而且还有对于有神论信仰的保证。”◇

亲眼目睹在中国劳教所里同伴被逼疯的情形

曾女士是北京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的硕士。她在法轮功中发现了她对于人生和宇宙疑问的答案，这让她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开始后，曾铮曾经在北京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达一年之久，其间她遭受过酷刑虐待。

曾铮在当地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时常常提到她亲眼目睹在中国劳教所里同伴被逼疯的情形，她说：

“看到明慧网上关于清华大学学生柳志梅被逼疯的消息时，让我想起在中国劳教所里被残酷折磨致疯的原委。我是亲眼目睹同伴被逼疯的情形。”她说：“我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时，有一个从甘肃来北京上访被抓进来的，大约二十多岁。她刚进来时特别坚定，在被连续轮番折磨五天五夜后，最终被逼疯了。她被逼疯那天夜里我在场，她在一分钟前还很正常，但突然她的眼中闪过一阵迷茫迟钝的神情，然后是一种愚蠢的眼神，紧接着她就非常可怕地傻笑起来，非常大声地傻笑，我马上知道她已经不是她自己了。那一刻我只感到毛骨悚然，只觉得那是世上最可怕的事，没有任何一种事比得上看着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被剥夺走了人最根本的东西，一下子变得神经不正常了那么可怕。我不知道她在此之前都受到哪些折磨，或是否被迫吃了什么或打了什么毒针，但是我是亲眼看到了她被逼疯的那恐怖的一刻，这让我终身难忘。

每当我想起这可怕的一幕，我都非常难过，一个生命就这么被逼疯了。”

曾铮还回忆起当初她自己曾被注射一种点滴，“我那时开始绝食，但在绝食第四天时，警察把我弄到医务所去给我打点滴，他们（医生）打不进去，就叫一个犯人来打，打完以后我感到人特别难过，头昏沉沉的，人好象飘散在空气中，我感到没有力气，就靠在医务所的柜子上。打着打着（点滴），我连他们在一旁说话声都听不到了，这些人就象电影里的特技镜头一样‘淡出’了。”

另外曾铮在采访时谈到还有一种非常恶毒的刑法，叫上“穴位电针刑”，也就是在人的穴位处加电流，这种办法也可以把人弄得非常痛苦或变成精神病。她说：“在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一年，从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和北京市女子劳教所，我和另一个大法弟子几乎是相同时间一起进出这两个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她大约才二十出头，眼睛大大的，很美丽。她在被送到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之前，被关押在北京东城看守所，那里的警察想了很多的办法折磨她，想让她妥协不修炼大法，但是她很坚定的一直不妥协。后来警察就给她上电针刑，就是用电针在她的穴位处突然通大剂量的电，她一下子就昏死过去，等醒来时就傻了，失去记忆了，也没生活自理能力了，她就听任摆布

让她抄批判法轮功的材料她就抄，不让她做什么的时候，她俨然变成了一个活死人。因为她眼睛特别大，所以眼睛无神、空洞的状态也就更加明显，更加让人看着痛心。后来她越来越瘦，到后来就成了弱不禁风，一吹风就要倒的样子。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我看到她每次跨过一个根本就不起眼的只有几公分高的小台阶，都要用很长的时间，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做到，她先是在台阶前晃着，晃好长时间才猛一下将似乎根本不听她使唤的左脚‘扔’上台阶，那个动作只能用‘扔’来形容，因为那脚看上去根本不象她的，不听她使唤。这一扔让她险些失去平衡而摔倒，她要剧烈晃动好一阵才找到新的平衡，恢复到之前的晃动幅度，再一边晃着一边艰难地弯腰，将两手颤颤巍巍的撑到地上。喘息半天后，猛一下用双手一撑，非常吓人的将还在地上的右脚也‘扔’上去。然后她还要这样四肢着地原地不动晃悠半天，才能摇摇晃晃直起腰来，再往前走。”◇



高碑店市法轮功学员刘炳兰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所遭受的迫害

河北省女子劳教所位于石家庄市石铜路上。被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们经受了无数的残酷迫害。这些残忍而非人的迫害手段正是邪党本性的真实体现，而这些迫害得以发生并在较长时间里一直在延续，正说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邪党层层下达命令，层层指使和默许的。

高碑店市法轮功学员刘炳兰由于不配合恶警，拒绝奴工劳动，被吊铐在高低床的上床栏杆上，一铐就是几天，其间不准上厕所，致使大小便顺着裤腿往下流，屋里臭气熏人。

刘炳兰被吊铐了两天两夜之后，允许上厕所时，大小便已无法正常排出，其痛苦无以言表。在这种情况下，被普教打手李丽娟踢其小腹部位膀胱上，致使其小腹持续疼痛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大法弟子不放弃其信仰，炼功时被恶警刘子维、王维卫、谷红叶、柳玉芬、师江霞等人关进小屋，用电棍电，这已成家常便饭。

恶警刘子维强迫所有一大队的大法弟子不准用热水洗漱，寒冷的冬天，大法弟子们只能用冰冷的自来水洗脸、洗脚和洗下身。有一次，刘炳兰趁晚上上厕所时接了点热水，正巧被刘子维看见其在厕所擦身，马上上前去用手一摸发现是温水，大发雷霆，一脚把盆踢翻，并把包夹大骂了一通。小号内关押的大法弟子们不论冬夏，不让洗澡，有一次刘炳兰让包夹找恶警要求洗澡，恶警王维卫阴险的说：“让刘炳兰来求我，给我说好话”。

本来正常吃饭、上厕所、洗澡是所有被劳教学员的正常的人身权利，却被恶警当成管制和整人的手段。中共邪党的没人性从这些小事上都可以体现出来。◇



动态网近期网址 <https> 是加密网址，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请点“是”和“确认”，即可加密访问。